

鸳鸯蝴蝶派
八大经典作

言情奇才
●刘若云 著



红杏出墙记

HONG XING CHU QIANG JI

册)



红杏出墙记

(上册)

鸳鸯蝴蝶派八大经典作
言情奇才

●刘云若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红杏出墙记

(中册)

鸳鸯蝴蝶派八大经典作
言情奇才

●刘云若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京)新登字209号

红杏出墙记(上、中、下)

刘若云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秦皇岛市卢龙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39.75 字数985千字

1994年1月北京第一版 1994年1月第一次印刷

ISBN7—5402—0640—3/I·0043

印数:5000册 定价28.20元

内 容 简 介

小说的男主人公林白萍是铁路稽查员，提着精心选购的礼物兴冲冲地星夜赶回家会新婚的夫人，为了让她惊喜一下，他越窗而入，不料爱妻芷华正和自己同学七年、共事四载又是金兰兄弟的至友边仲膺，熟睡在一个被窝里。作品以这三人的故事为线索，描绘出那个畸形社会形形色色的生活图景，官场、妓院、商界、黑色社会都有生动描绘。一批中下层人物的众生相，腐败的官吏、风流的小姐、偷情的姨太太，名妓、暗娼，这些各色人物的家庭，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之间的感情纠葛，都描绘得淋漓尽致。四十年代被改编成电影，由号称“冬瓜美人”的周曼华和“风流小生”白云（言慧珠前夫）主演，轰动一时。

凡 例

一、鸳鸯蝴蝶派，亦名礼拜六派，是现代文学中宣扬趣味文学的一种文学流派。它起源于清末民初，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是其全盛时期，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在大陆消失。是与民国相始终的一种文学流派，所以，又称“民国旧派小说”。

二、鸳鸯蝴蝶派产生的温床根植于现代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侵蚀下的“十里洋场”，也就是资本主义滋生时期的都市。它的作品以长篇小说为主，内容分为社会、言情、哀情、黑幕、娼门、家庭、武侠、神怪、军事、侦探、滑稽、历史、官僚、民间、反案等等类别。它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都处于现代文学的时间范畴。它从另一群作者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及其描绘的人物身上，反映了当时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即资本主义滋生时期的畸形的形形色色的生活图景，具有一定的社会认识价值。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学流派。

三、鸳鸯蝴蝶派作品大多取材于旧中国畸形社会的病态现象。注重题材的新闻性、秘闻性、传奇性和趣味性，军政显要的宦海沉浮和官场丑闻，巨商富绅巧取豪夺的发迹与花天酒地的私生活，姨太太、阔少爷的情场角逐、醋海风波、秽污丑闻，名流、名妓、明星、红艺人的身世遭遇、桃色纠纷、逸闻趣事，中下层市民的身边琐事、生计艰辛、家庭纠葛……都有生动的描绘。在创作上描写的大多是作家熟悉的人和事，因此，作品里的人物大都是有血有肉，情意真切，栩

栩如生；其结构方法继承章回小说的特点，注重情节安排；描写手法又接受新文学的影响，着意环境氛围的描绘和人物内心的刻画。所以，颇为适应当时一般市民阶层的欣赏趣味，曾经拥有过广大的读者群。这些作品大都是畅销书，有的印过二三十版之多；有的还被搬上银幕，轰动一时。是明清言情小说的延续，当今港台文学的先声。

四、鸳鸯蝴蝶派的名家名作，最杰出的是“五虎将”和“四大说部”。前者是徐枕亚、李涵秋、包天笑、周瘦鹃、张恨水；后者是《玉梨魂》、《过渡镜》（又名《广陵潮》）、《江湖奇侠传》、《啼笑因缘》。

五、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之多浩如烟海。本丛书共汇刊其以社会、言情为内容的八大典作，供广大读者阅读欣赏，以窥其貌。其中：

有鸳鸯蝴蝶派的开派小说、奠基之作《玉梨魂》和同题材之作《血泪史》；

有该派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被称之为“清末民初”社会写照的《过渡镜》（又名《广陵潮》）；

有该派最突出的代表作《啼笑因缘》正续集；

有苏、杨二州“文魁”包天笑、毕倚红合作，描写娼门血泪辛酸生活，被称之为“今之小说无敌人”的《人间地狱》；

有“哀情二圣”秦瘦鸥、周瘦鹃的《秋海棠》和《新秋海棠》；

有“天津张恨水”之称的刘若云的《红杏出墙记》。

六、这套丛书，对于广大读者对资本主义萌生时期的旧社会的认识，对鸳鸯蝴蝶派文学的了解与鉴识，都将是有益的。

目 次

第 一 回	游戏泄春光揖让情场敦友谊 风尘得佳遇缠绵病榻想夫怜	1
第 二 回	东道情深西席哀春生魔窟 隔花人远天涯近梦冷欢场	28
第 三 回	情网自收丝飞絮落花成解脱 孽缘生变局移宫换羽起波澜	62
第 四 回	踪迹感飘蓬旧雀归巢新鸪在室 风光连断梦落花无主弱柳牵情	114
第 五 回	花底乱莺声弄机谋名姬玩浪子 墙头成脱兔遭陷阱遁客遇逃人	171
第 六 回	迹转参辰变生骨肉同命鸟飞出樊笼 装乔男女萍合程途可怜虫相逢旅店	223
第 七 回	负气寻仇多事人巧翻傀儡局 让贤避位薄命女独入奈何天	283
第 八 回	离合认萍踪为布疑云欲圆缺月 飞来留鸿爪方欣归燕又怅歌骊	347
第 九 回	人海寄蜉蝣银幕生涯遣怀传影事 戏场添脚色明星欲望导演种情根	391
第 十 回	珍重良宵醉花阴销魂明月夜 浮沉情海探芳信谢罪美人居	439
第 十 一 回	鸳鸯牒泪眼同看蝉曳残声蝶醒绮梦 鸾凤巢伤心互换云移旧影风扫前尘	491
第 十 二 回	虚凰联假凤两心相印忽喜忽嗔 山梅聘海棠一纸偷传疑真疑幻	540
第 十 三 回	凄绝隔年人意外相逢故欢悲故剑 清寥明月夜灯前取影笑靥换愁颜	590

第十四回	历乱转回肠让情郎乔演失足恨 雨云翻复手圆破镜难为障面羞	637
第十五回	帐底梦疑仙海誓山盟魂销此夜 车中人倚玉前尘影事神往伊人	688
第十六回	分飞劳燕各西东诉衷怀悲欢未了 切齿冤仇惊邂逅怜忏悔恩怨成空	729

第一回 游戏泄春光揖让情场敦友谊 风尘得佳遇缠绵病榻想夫怜

话说这一天夜里，从山海关到天津的李督办专车，驶过了军粮城，天已是夜里两点了。最后面一辆车队长办公车里，有两个少年正对坐谈着。那车队长弹去了雪茄上的烟灰，笑着向那穿铁路稽查制服的少年叫道：“小林！”那少年不答言，只推开窗子向外去望。那车队长又叫道：“白萍，这我又把你送到家了。”林白萍回头道：“我不劳驾你。铁路上的人，坐铁路上的车，还用得着你送？”那车队长用雪茄指着他道：“坏了良心的东西，我就该在山海关不教你上车。如今把你带了来，快到地方，嘴又硬了。”林白萍推上了窗子，回身坐下道：“你别着急，明天回去我捎好东西给你吃。”那车队长笑道：“这你还伶俐。不过我不明白，你的太太是不是身上抹着蜜，引得你迟不了十天半月，就要往家里颠。”林白萍笑道：“大家都是过来人，你又何必单要笑我。”车队长道：“这也难怪你，你结婚不到一年，正在热乎乎的时候。像我已娶了七八年，把爱情就看得淡了，妻子也变成家常便饭，觉得没有什么好吃。”林白萍道：“你们一定当初感情就不好，不然绝不会变成冷淡。”那车队长笑道：“这我不抬杠。你现在正掉在火炉里面，等过几年，就知道我的话不错了。所以西洋人常有因为夫妇结婚日久，提不起高兴，想到当日做情人时偷偷摸摸的甜蜜光阴，便要由回味而实行。令丈夫假扮情人，半夜三更跳墙入室，妻子装作少女，在室内殷勤接待，以求得那自己赚自己的快乐。这种事说来可笑，想着倒很有深长的意思。”林白萍听了才要说话，只听得

机车上汽笛长叫了一声，那车队长道：“车进了洋旗了。”便匆匆出去。须臾车已进站停住，林白萍便自己下了车，在人众纷纷中出了站门，雇辆人力车，直奔法租界长千里家里。

他坐在车上，自己揣想，这次到了家里，芷华定已睡了。我最喜欢看她睡眼朦胧向着人笑。今天第一眼看见准是这种情致，只这一眼，已不负我戴月披星的回来这一趟。又想到方才车队长高鬼子的话，觉得到底不算有稽之谈，天下事那能一概而论。像我和芷华的爱情，莫说十年八载，就是千年百年，也决不会冷淡。不过，他说的外国人那种把戏，倒真好玩得很。想当初和芷华没结婚的时候，那种偷偷摸摸的情形，真是有味。有一次和她去看电影，在黑暗中偷接了一吻，不想被旁座一个坏蛋看见，咳嗽了一声，只羞得我俩从黑影中跑了出来。路上芷华再也不理我。我脸上虽然害羞，心里却有说不出的趣味。但是一经结婚，变成了光明正大的夫妇，再享不到这般情趣了。想到这里，忽然一阵心血来潮，心想，我今天回去，何不仿照西洋人的办法，偷偷的跑上楼到她屋里，也不闹醒她，只坐在床边，饱看她个海棠春睡。等她自己醒来，瞧见我正坐在旁边，说不定有什么爱煞人的神情教我领略。那时她向床上一躲，我就……想到这里，一阵喜心翻倒，直仿佛有什么奇遇当前，便催着车夫快走。须臾已到了长千里口，林白萍便叫停住，付了钱，自己走进巷里。

只见四邻寂寂，都熄了灯。只有巷外的路灯，光儿淡淡的照满了巷口的几家楼，自己门首却是黑魆魆的。上前推推门，却关得很紧。心想，若喊老妈子开门，定要把芷华惊醒，这把戏就唱不成了。便自己退回几步，向上相度地势。见芷华临街住的那间楼的后窗，正下临着邻家的门墙，只是那墙很高，不能上去。想了想，便从巷底搬了个盛垃圾的空箱子来垫脚。这时正是五月天

气，衣服穿得单薄利落，不费甚么事，便已爬上了墙头。伸手已摸得后窗的窗沿，心里暗暗祷告，后窗里面没有加栓，否则我就徒劳，白爬墙头了。遂就用手指把窗户轻轻一推，竟已开了一道缝，心里暗喜。便用手扳住窗下的枕木，身体向上一提，便已爬上窗沿，反过身来坐在窗沿上，喘息了一会。回手把窗子慢慢推得大敞四开，向里一看，黑黑的瞧不见什么，只闻一阵暗香扑鼻，心里动了几动。便又翻过身来，膝盖跪在窗沿上，头儿钻到屋里，自己知道窗内便是一张写字台，伸手摸了摸，并没有什么碰得响的物件，便慢慢爬进去，坐在台上，用脚找着了地，立在地下，直了直腰。定神向床上看时，只见白成一块，并无一些黑处，知道帐子放得严密。暗叹芷华原是胆小怯空房的人，我真算抛得她苦了。便又走近帐前，鼻里的香气闻得更浓，觉得有茉莉和芝兰香水两种气味。细听床里，还听得轻轻的喘息，白萍心里一阵发迷，几乎忘了原定的计划。便轻轻揭开帐子，探进半身，用手摸了摸，正触着她夹被里的香肩。便在黑暗里对准了方位，向着她的颊上轻轻吻了一下。嘴儿接到唇上时，只觉得有毛茸茸的东西触到嘴上，还疑惑是吻错了地方。再伸手去摸时，这毛茸茸的东西可不是生在人的横嘴上，分明是个带胡子的嘴，不禁呀了一声。便伸手去摸床栏上挂的电门，一下摸个正着，候时床里灯光大亮。定睛再看，那十字布绣花的长枕上，平放着两张人面。第一眼先看见里边躺着自己的爱妻芷华，睡得正香，粉面上还露着甜微微的笑容，樱唇涂得猩红，显见临睡时曾经加意装饰过，只是双颊上有些处褪了粉，却微染了淡红颜色，分明是吻过的余痕。一只玉臂从枕边平伸向外，压在那在外面睡的人颈下。白萍顺着她的臂儿瞧回来，只见外面睡的人不是旁人，正是自己同学七年共事四载总角之交又是金兰兄弟的至友边仲膺。他正与芷华合盖着一幅梅红

色绸被，脸上贾波林式的小胡子旁边，也是沾染得脂痕片片。芷华侧卧，他是仰躺，身体恰拥在芷华怀里。白萍见电灯初亮时，他俩似乎被光线戟刺了睡神经，都微微转侧了一下，便又照样睡着。白萍一阵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和气愤，咬了咬牙，怒目握拳，便向边仲膺的脸上打去。手方伸出，眼光顺着拳头又瞧见芷华的笑蓉娇面，心内一阵凄酸。暗想我打甚么，如今那是打的时节，便缩回拳头，看看芷华，眼泪忍不住的挂下来，倒背双手，向床内呆看。只见帐顶上挂着两个茉莉花球，便顺手摘下一个，无意中见是花朵排成的爱字，心里好生悲惨。暗自回想在去年和芷华结婚的第二日，她也曾用茉莉插成英文的 LOVE 字样，挂在我的胸前，一同出去逛俄国公园，路上把我得意得腰都挺得特别直了。谁想这不睁眼的天，今日又教我瞧见这种光景。想了一会，便把手里的花球长吻了一下，又用花球沾了自己脸上的眼泪，轻轻把花球放在枕上两个脸儿的中间，自己向后退了半步，又倒背着手向床上端详一会，脸上反露出一丝笑容。忽然眉头一皱，心中已拿定了主意，想要开口唤醒了他们，但是把嘴虚张了几张，始终没有发出声音的勇气，便又停住，仍旧低头呆想，似乎身心都麻木了。过了好一会，只听芷华娇哼了一声，白萍才吓得定了精神，怕他醒了，反倒像自己心亏似的，几乎拔脚要跑。但芷华只哼了一声，左臂一举，似乎伸了个懒腰，接着身躯向外一转，被子一凸，一条腿已搭在仲膺身上，上面左臂也横放在仲膺胸腹之间。这时白萍觉得脑中轰然一声，突然神经昏乱，若不是手扶着床柱，便要颓然晕倒。又过了须臾，神经才回复清楚。觉得这种景况，实在不忍再看，但又忍不住仔细看了一眼，才轻轻伸手就床头把电门捻闭，立刻眼前一片漆黑，茫无所见，心亦倏然清凉。便放好帐子，轻轻退回几步，摸着个小沙发，轻轻用屁股摸索着坐

下，才深深的喘了口长气。自己暗叹，我向来以为世界无论到什麼样子，这一个爱妻一个良友总是我的，可怜到了如今，才知道这爱妻良友统没我的份，世界只剩我一个孤鬼了。罢罢，我只得抛了这个环境，去另辟一个世界。又想到我便是去丢开重做，又那里去寻这样的爱妻良友，后半世的生活统变成伤心岁月，活着又有甚么趣味，倒不如死了罢！也教这两个对不住我的人晓得了我。想罢把牙一咬，慢慢站起身来，想要寻找自杀的器具。又想我死在这里作什么，不如随意给他们留下个字柬儿，表明我对他们的心意，再到外边去寻漂亮的死法。想到这里，便轻轻挪到方才自己进来的窗户前面，在写字台上摸着了纸和铅笔，慢慢把半身探出窗外，把纸铺在窗沿上，就着街灯反映的微光，写道：“仲膺吾友芷华吾妻同鉴：余非故意窥人秘事，而竟越窗入室，无意得汝二人相爱之情，此中盖有天意。天意盖欲余死耳！今余已趋死路，留此世界供汝等为欢。区区薄产亦以相贐。津中不可久居，宜归仲膺故乡，即行婚礼。余阴灵不泯，愿为主婚及证婚之人。”白萍写完，看着这张纸儿，含着泪笑了笑，随即退回身来，用手摸着了一块铜镇纸，把字条儿压在写字台上，便向着床帐挪走了几步。只闻得从帐中一阵阵发出热香，从鼻管透入进到脑中，觉得神经大动。知道在这屋中一刻也不能再呆了，便又退回去，爬上写字台，想从原路跑出去。但是才爬出窗户，鼻里闻到一股夜气土香，心里又转觉凄然。暗想这次和我的家，我的人，我的友朋都永别了。再回头一看，觉得这屋里漆黑得无可留恋。又幻想方才回家时经过大桥，那河里的水，这时似乎跑到眼前向自己冷晶晶的发亮，立刻心里便决定死法莫妙于跳河，想跳河莫妙于快走，这样迟疑不决，亏得我还有个男子。想着便慢慢手按窗沿，挪出去一条腿，那一条腿才伸出一半又停住了，忍不住再回头看。忽

然念到这屋里现在虽然有很大的伤心在着，以前可真有许多的幸福发生。又联想起这几年芷华待自己的柔情蜜意，仲膺对自己的古道热肠，真算达于极点。他俩都不是没有良心的人，如今办出这种勾当，说不定还有什么难言之隐。如果我让了他们，就算报答他们的好处也罢。这样沉吟一会，斗的灵机一动，又自己埋怨道：“我这样办法太残忍了，只顾我一死。他俩都是有心的，说不定也会跟着自杀。不然，芷华也要因受良心谴责，恨了仲膺；仲膺也要因为后悔瞧不起芷华。他俩这一生还有欢笑的日子过么，那岂不白死了我，又害了他俩。这办法终归不妥。想到这里立刻心乱如麻，只可回到屋里再想主意，便缩身爬下写字台，仍在沙发上坐下，低头想了一会。

忽然听得床上芷华咳嗽，不大的功夫，仲膺又鼻子里哼着作声，接着又是芷华笑。仲膺嘴里含含糊糊的道：“你又淘气，干么捏我的鼻子！”芷华格格笑道：“瞧你这睡不醒。我醒了，看你还睡得着？”仲膺道：“我醒，我醒，你先别收拾我。”芷华笑了一声，立刻床里灯光大亮。又听得芷华笑道：“你睡觉全不老实，手脚乱动，把我闹醒了。你想睡，可得成。”仲膺用鼻子里出气的声音说话道：“你看你的胳膊全匝在我身上，还说我睡觉不老实，你还讲理！”这时帐上映出芷华坐起来的影子，她口里说道：“我就喜欢不讲理，你不乐意就走。”仲膺笑声道：“走就走。”接着就听床栏一阵响，见一人一阵摇动，仿佛仲膺是下床来。白萍倒吓得心里一阵摇跳，但立刻见芷华的影子伸手向下把他按住，又听得芷华呢声道：“不。”便见从下面举起一只手搂住芷华的脖颈，芷华也趁势低下头去，接着便听得极热烈而拖长的接吻声音。声音拖长了好久才寂静下去。再沉了一会，见仲膺和芷华都坐起来，下半身贴连，上半身却分开，直仿佛一个树根上分支出两条树干，又

仿佛一株朝天长的人字柳，被风摆得动摇不定。须臾又见芷华倒入仲膺怀里，就半晌没有声息。帘帐沉沉，小楼寂寂，灯光艳艳，人影双双，真是好一派的仙乡诗境。但是白萍坐在那里却没法领略得来，只觉得伤心欲绝，暗恨爹娘生自己时，多造出两只眼睛两只耳朵，却又没法不听不看，而且身体有说不出的麻木，想走也不能了。这时忽听仲膺小声道：“小妹妹方才还好好的，为什么又不痛快？”芷华叹道：“我想起白萍，心里就难过，咱们俩谁对得起他？”仲膺半晌不语。良久才道：“现在还谈这些作甚么！细细想起来，咱谁还能活。既然造了孽，就说不得了，先乐上一日是一日，在这帐下里就先当做世界上没有他。喂！你怎么还撅着嘴？你笑，你笑！”芷华道：“我现在笑不出来。”仲膺道：“你笑不出来也得笑，不笑看我胳膊你！”芷华格的一声笑出来道：“你敢！”仲膺也笑道：“我怎么不敢！”说着就见他的手影一动，芷华一面用手撑持，一面笑道：“瞧你这二皮脸，我躲了你。”说着只听帐钩一响，芷华竟赤裸裸的走下床来。白萍正瘫坐在沙发上，仓猝间想躲也来不及。芷华原是迷迷糊糊的跳下床，加着帐里灯亮，帐外又黑，并没看见白萍，就奔了沙发去，想坐在那里和仲膺调皮。不想伸手去扶沙发的背儿，恰摸着白萍的头，只吓得直着声音娇喊一声。仲膺在帐里，听他叫得声音有异，掀起帐子一看，倏时灯光外射，三人同时都见了面。芷华看着白萍，又呀了一声，便晕倒在白萍脚下。白萍想伸手去扶她，才低下头去，只觉得一阵神经昏乱，脑中嗡然一声，立刻仰倒在沙发上。仲膺候在床上，手揭着帐帘，再也放不下来，也失了知觉似的，在那里出神。这样过了好一会，还是白萍最先清醒，挣扎着立起，把芷华抱起，送到床上。这时仲膺正把揭帐子的手放下，低着头，闭着眼，不敢瞧人，恨不得寻个地缝儿钻进去。白萍轻轻把帐子放严紧了，将他二人关在帐

内，自己却立在帐外，蔼然和气的道：“你们用不着害羞，更不必害怕，快把衣服穿好，我有话说。”说完仍旧退身坐在沙发上等候。立刻见帐里一阵灯光颤颤，人影摇摇，一会儿便寂静下去。知道他俩已把衣服穿好，但是不见他们走下床。这时房里虽有三个人，但是没一个敢喘一口大气，只有时钟在桌上滴嗒作响，仿佛在那里冷笑；电灯在帐里微摇，似乎知道不久便有暴风雨来到，在那里吓得抖索。白萍等很久了，忍不住又说道：“你们快出来，方才面都见过了，现在还躲什么！”说着站起，在墙上寻着了电门，把电灯开放，候时房里四壁通明，又变成一个世界。又用手指在桌上微敲着道：“快请出来谈，快，快！”这时只听得芷华在床里嚤的一声哭了出来“白萍便过去把帐子钩起，只见芷华已穿上睡衣，依旧趑着六寸圆脚，云鬓蓬松，侧着身子伏在床栏上，香肩起伏的啜泣。仲膺却偎在床的那一角，穿着贴身衣裤，手抱着膝盖，下颏也放在膝盖上，在那里像傻了般的出神。绵衾香被都拥在床中间，隆起像小阜一样。一个茉莉花球，也揉碎了，散乱着洒在芷华足侧。白萍看了这种光景，心里好生凄侧，暗想，我竟把他们逼成这种可怜样子，今日方知中国习俗下的夫权，无形中有如此的大势力。不过夫妇若是爱情消灭，单仗着夫权来维持现状，那又有什么意思。又转想到芷华和自己倒绝谈不到这一层，现在她到没什么惧怕，只有羞愤，羞的是对不起我，愤的是仲膺害了她，大约比受死刑还要难过，一颗心不知要碎成多少段，只一声不响的看着她，比杀了她还厉害。那太残忍了，还是赶快解决了吧，我也落得个眼前清静，心里平安。想着就上前把芷华抱起，芷华四肢不由自主，柔若无骨似的偎在白萍怀里，任他抱到沙发上放下，一只手掩着泪眼，一只手还搂着白萍的脖颈。白萍看着她那梨花带雨的娇怯模样，不禁轻轻叹了一声，心里变得软了，牙根咬得